

莊子集釋卷十上

思賢書局校刊

莊子集釋卷十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釋文

以義名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注爲其所有爲則真爲也爲其真爲則無爲矣又何加焉疏方道也自軒頊以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爲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會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難爲不爲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消補無他深理釋文惡乎烏音曰无乎不在疏答曰無爲元道所在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注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疏明者智周爲義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疏夫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聖帝明凝无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皆原於一注使物各復其根抱

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物不離真常抱而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

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

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

聖人注

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

淳粹不雜謂之神妙

巍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爲宗上德爲本元道爲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疏文不離力智反下注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於本或也

釋文

不離

力智反下注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於本或也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注此四者之粗迹

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疏布仁惠爲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通

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

節文爲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

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和貌崔云以慈之粗七奴反卷仁爲馨聞也

之粗七奴反卷內皆同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疏稽考也操執法定其分名

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疏表其實操驗其行考決其能

不在注所以爲備疏關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粗機運動無釋文四辟婢亦反本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所不在也

疏則形像通六合以邀遊法四時而變化隨

史者

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其在於詩書禮樂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

疏者

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指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

疏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疏莊由反孔子釋文鄒父所封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

卦兆通達陰陽春釋文道志音導下以名分扶問其數散於天

秋褒貶定其名分疏道皆同

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注皆道古人之陳

大同釋文尚復扶又反下天下大亂注用其迹而無統故也疏

也反執守陳述章不復同

故不能都舉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

以政道德不一注百家穿鑿疏法教天下多得一注各信其偏

反疏偏得一術豈能宏通釋文得一偏得

自好注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

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

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

文自好呼報反注及下同王念孫曰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爲

文自好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

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卽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爲句

察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俞樾曰郭注斷天下多得一

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案郭譜

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察聲古音相

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家世父曰一察謂察見其一端據之以好惡烏路淡

爲道而因而好之舊注以天下多得一爲句誤本又作澹漠音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疏夫目能

徒暫反莫能聞香不能辨味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

各有主故不能相通也用注所長不得常用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

猶如鼻口有釋文眾技其綺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注故所不通也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釋文不

未足備任也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

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察古人之全寘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注况一曲者乎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

徧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注各用其一曲故析判疏一人

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察古人之全寘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注况一曲者乎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

說一曲之人乎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釋文不

未足備任也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

猶如鼻口有釋文眾技其綺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注故所不通也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釋文不

未足備任也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

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察古人之全寘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注况一曲者乎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

徧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注各用其一曲故析判疏一人

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察古人之全寘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注况一曲者乎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

說一曲之人乎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釋文不

未足備任也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

猶如鼻口有釋文眾技其綺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注故所不通也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釋文不

未足備任也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

息浪反 蘆文詔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注勤

日今書作喪矣 儉則痒故不暉也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奢

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釋文不侈尺紙反又不暉如字崔則痒在醉

以繩墨自矯注矯厲也疏矯厲也用仁義爲繩墨以勉厲其志行也釋文自矯反

而備世之急注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

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注不復度眾所能也疏循順

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尙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

字滑釐墨翟弟子也墨翟循釐性好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

務爲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疏文墨翟宋大夫禽滑音骨又

力之反又音熙禽滑釐墨翟弟子而說音悅下注同後大過音

也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舊教佐反後大過疏慶藩案循或作順說文循

大多大少倣此大順順或作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書大傳

三正若猶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度眾徒各作爲非樂命之曰

作順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節用生不歌死无服疏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都

等資葬之服言疏文非樂節用篇名墨子二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

夫物不足則以鬪爲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

鬪爲非也疏普汎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利化同己儉爲

利汎愛兼利令百力呈反下同其道不怒注但自刻也疏克己勤

怨怒於又好學而博不異注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

己也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既勤儉欲物同之也不與先王同注先王則恣其羣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鐘鼓羽毛嫌其侈靡奢華所以毀棄不用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疏

已上是五帝釋文有夏戶雅反盧文弨曰今書作三王樂名也。有大夏下有濩亦作有大濩有辟音望作武武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等級斯古之禮也

文七重直龍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

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注物皆以任

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三王下則逆於萬

身也未敗墨子道注但非道德疏尹老之意也釋文未敗或

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墨子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樂是果類乎注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疏夫生歌死哭入

吉樂世物之大情今釋文非歌生應歌而墨子之常理凶哀乃反此故非徒類矣同家世父

鶡鼓琴瑟竽笙言今王公大人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其三篇言其樂逾繁其治逾寡莊子亦竊其非樂薄

葬而歸本於節用言墨子之道所以未敗今之歌固非歌今之哭固非哭今之樂固非樂其與墨子之言果類乎果

非類乎故以下但著其勤苦之實以明墨子之本旨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其道大殼注殼無潤也疏殼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

不殼其下土三十物又次曰五殼殼者薄也史記始皇本紀雖

監門之養不殼於此矣言不薄於此也墨子之道自處以薄郭象注殼無潤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

也解似迂曲使人憂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注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

無難矣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憂其行

下孟反下注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釋文其行

以成其行同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注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而與物俱

往也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羣生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釋文能

任音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疏實塞隄防通決川瀆數百六之災以播種釋文湮洪水使水由地下也引禹之儉同己之道

九穀也盧文弨曰舊儉謗險今改正俞樾曰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

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說見名川故誤改之

耳呂氏春秋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慶藩案名川大川也禮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高注淮南地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臯注名魚大魚也秦策賂之一支川

名都高注名大也魏書魏都錄百此皆訓名爲大之證支川本或作支流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橐盛土器也耜掘

地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爲盥川爲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媯

也廣韻雜集也書序決九州言雜匯諸川也司馬云盛水器也

也耜頭鐵也崔云捶也司馬云盛水器也

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

亦作媯聚也雜本或作余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玉篇雜同

也廣韻雜集也書序決九州言雜匯諸川也司馬云盛水器也

也耜頭鐵也崔云捶也司馬云盛水器也

之水使同會於大川故曰九雜天下之川胼无胈脛无毛沐甚

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注墨子徒見

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聞啟之

看子賴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

羸瘦無肉膝脛無毛禹之大聖尙自艱辛况我凡庸而不勤苦

釋文腓音肥又肢步葛反又甫物脛反甚雨作湛音溜

盧文弨曰今書作沐甚風櫛疾雨此以甚雨在櫛字上當本是

沐甚雨櫛疾風文義較順淮南修務訓云禹沐浴霑雨櫛扶風

可以爲證淮南浴字乃衍文李善注文選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同論衡明雩篇久雨爲湛湛卽淫也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涵楊

雄光祿勳築封淫澑淫澑義同字亦相通攷工記梳氏淫之

以篆杜子春云注當爲湛淮南脩務篇正作禹沐注雨闌人猶
怖謹姑龍都淮南覽冥篇東風而酒湛溢湛溢卽淫溢謂酒得
東風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水櫛側筆反使後世之墨者

得夜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皆其證

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注〕謂自苦

爲盡理之法

〔疏〕裘褐粗衣也木曰跂草曰蹠也後世墨者翟之

弟子也裘褐跂蹠儉也日夜不休力也用此自

苦爲理之釋文

〔疏〕裘褐戶葛其逆反李云麻曰屬木曰

妙極也辟其蹠紀略反李云麻曰屬木曰

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反以蔽鞋下也

〔疏〕墨者禹之陳述也故不能苦勤

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也

〔疏〕乖於禹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

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

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

俱誦墨經而更相

〔疏〕息亮里勤勤

〔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

倍譎相呼爲別墨

〔疏〕相反

〔韓非子顯學

篇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鄉陵氏之墨

苦獲已齒

〔李云二人而倍郭音偏又姓字也裴罪反〕

古文反崔云決也

〔疏〕慶藩案倍譎諸書多作倍猶或作背譎

〔疏〕歸其在上反出爲誅皆謂南覽冥篇猶其歸則背反

皆背鑄之借字漢書天文志暈遙背天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

〔疏〕張衡說北山賦皆謂北面也魏云昔皆如此穴讀

〔疏〕歸其氣外者歸其歸也亦取孟康云昔如此穴讀

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滔日凡氣在上曰爲冠爲戴在旁直對

〔疏〕張衡說北山賦皆謂北面也魏云昔如此穴讀

〔疏〕耳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鑄鑄抉傷

爲耳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鑄鑄抉傷

〔疏〕蓋誤徐音

〔疏〕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

文相訾音以鑄紀宜反

〔疏〕巨子若五件同也

〔疏〕巨子墨家號其道理成

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皆願爲之戶

〔注〕戶者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

決注爲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爲師主庶傳業將來

〔疏〕墨翟禽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滑釐之意則是注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爲是其行則非也注爲之太過故也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進而已矣疏進過也後世學苦自勵意在過人也亂之上也注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注任眾適性爲上今墨反之故爲下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此求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卽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爲其于僞將求之不得也注無輩雖枯槁不舍之也郭注未得爲其反爲釋文文治之直更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注爲其眞好重聖也注所以爲眞好也疏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傾頤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眞好非矯也注所以爲眞好也疏爲釋文枯槁苦老不舍也音拾下才士也夫注非有德也疏夫章同

也注連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注忮逆也疏於眾無逆忮立於名行以養蒼生也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釋文忮之政反逆也司馬崔云害也注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忮書云很也又音支韋昭音洎注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注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每願宇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遂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釋文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白或作任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疏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疏尹名鉶音形咸師於黔而爲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釋文未鈞音形冷反郭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疏愈樾曰列子周穆音堅老成子學幼於尹文先生未知卽其人否漢書藝文志升文子一篇在名家師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注華古曰劉向云與宋鉶俱遊稷下疏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山上下均平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爲始注不欲令相犯錯

疏有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爲本也

釋文以別

彼列反辭

命名也發語吐如字宥爲始

始首也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也物卽名此容受而爲心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

注強以其道聃令合調令和

也釋文聃崔本作聃音而郭音聃司馬云色厚貌崔郭化物和而謂之合意則聃莊子闕誤引作聃說文肉部聃爛也方言聃孰也以聃合驩即軟孰之意大元經要其中要其膝要其哇司馬光集注要字與軟同亦正此意闕誤作聃字者是也

強以其丈反下皆同

令合力呈反請欲置之以爲主

注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

主也疏聃相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聃心置立此人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

注其於

以活民爲急也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注所謂聃調疏

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不許戰以此周行天下

闕假令欺侮不以爲辱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注聃調之理然也疏

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疏釋文上說音悅又下

教上謂國主也悅上之教下也聃古活反謂強聒一云說猶教也上教教下也聃其耳而語之也

故曰上下見

厭而強見也注所謂不辱疏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

文見厭於贍反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爲太少乎

疏釋文爲人于僞反下

謂被人輕侮而不恥辱也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注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

天下注宋鉗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爲弟子也疏宋尹稱黔

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

爲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爲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注謂民亦當

斯作法晝夜不息矣報已也圖倣乎救世之士哉注揮斥高大之

疏圓倣高大之貌也言其強

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釋文圖倣五報

曰君子不爲苛察

注務

寬恕也

疏取捨之心苟且伺察於物也

釋文苛察

音河一本作苟慶

審案苛一本作苟非也古書從句從可之字往往因隸變而譌

苟作苛亦形似之誤也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繩之人拘

作柯胸忍蠻夷胸作柯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築柯字作拘

說文柯字解引酒誥曰盡執柯今本柯作拘攷工記媯胡之苛

注故書苛爲苟杜子春云苟當作苛管子五輔篇不以身假物

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譌作苟皆其明證

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譌作苟皆其明證

不以身假物

注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

所以爲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乖道逆物旣無益於宇內明不如

止而勿行以禁攻寢兵爲外

疏爲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爲內

疏爲自利內行也

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疏未利利他

注各自任也

疏自利利他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

无私決然无主

注各自任也

疏自利利他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

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精殊而

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

疏釋文其行又如字

其在釋文不當

疏浪反崔本作黨云至公無

於斯釋文不當

疏黨也盧文弨曰作不黨是

不兩注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

疏易而反

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謀守法而往酷而無擇

疏文於知音智下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

釋文於知棄知同

疏法爲政術者故有以

可尚之迹而

疏姓彭名蒙姓到猶在乎世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名駢姓慎名到

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愛也

疏林引尹文字有彭蒙

禽不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疏藝文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禽子云名廣

疏漢書藝文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齊人遊稷下號天口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卽田駢也淮南人

疏禽篇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云云卽

田駢之事實亦可見貴齊之一端矣

疏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疏都用乃周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

疏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釋文不徧者矣若率至元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

一本作不王道則无遺

本又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注冷汰猶聽放也疏冷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已機不得用爲道理愈樾曰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文去已起呂反章冷汰音秦徐庶蓋反郭云冷汰猶聽放也內注同零汰音秦徐庶蓋反郭云冷汰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冷然也皆冷汰之歸於一以此爲道理也或者裔又音替也

疏夫知則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注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笑天下之尙賢也

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謾牒無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尙賢也

注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尙賢也

疏謔牒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釋文謔胡啟反又音奚又用物各自得不尙賢能故笑之也釋文謔苦迷反說文云恥也五牒戶寃反郭勸勦反談牒訛倪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米反牒家世父曰說文謔詬恥也謔一作謨賈誼治安策謨詬無節牒骨也牒通作跨廣韻跨同牒釋名牒居足旁礴亦因其形蹀蹀然也謔牒謂堅確能忍恥辱釋文謔牒訛倪不正貌王云謹刻也均無任無所施任也王云雖謹刻於法而猶能未免望文生義无任不自任以事事不與眾共之則無爲尙賢所以橫復扶又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注欲壞其迹便笑也

疏縱恣脫略不爲仁義之德行忘物不殆反遺陳述故非字內之聖人也釋文无行人之行同下孟反下推拍輓斷與物宛轉注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混合疏椎拍也輓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拍刑戮而釋文椎反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椎拍反家世父曰釋文輓圓也王云椎拍輓斷皆刑戮者所用疑王說非也輓斷卽下文輓斷郭象云輓斷無圭角也說文椎擊也拍拊也言擊拊之而已不用攻刺輓斷之而已舍是與非苟可以不用鋒棱所以處制事物而與爲宛轉也

免疏不固執是非苟且不師知慮不知前後注不能知是之與免於當世之爲也不師知慮不知前後注不能知是之與

非前之與後暗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

顧後人性爲情直釋文不師知音

魏然魚威反李用知慮亦不曉前

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五向反

推而後行曳而

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疏魏然魚威反李用知慮亦不曉前

後往注所謂緣於不得已疏

推而曳之緣不得已

若飄風之還

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疏

磨礪也隨

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礮石之轉三者無心故

疏文能全得是以無是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若飄婢遙反一音必遙反之還音旋一若磨又如字石之隧音

若飄爾雅云回風爲飄

磨石所剉龐細全在人言德音

回也徐絕句一全而无非

全無見非責時言其無心也是何故

讀至全字絕句疏以顯其能夫無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

夫物莫不曉

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注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疏

夫物莫不曉

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疏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離力智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注唯聖人然後

疏夫物莫不曉

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

疏夫物莫不曉

云無用聖賢所以爲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注欲令去知如土

疏夫物莫不曉

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

疏貴尙無知情

賢聖闇若夜游遂如土塊名

疏同瓦石無用

爲得理慎到之惑其例如斯

疏夫塊苦對反或欲令反

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注夫去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

疏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

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

土塊爲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適得怪焉

注未

是以英儒瞻聞元通豪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疏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

合至道故爲詭怪疏

疏不合至道者田驥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

焉注得自任之道也疏田驥慎到稟業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注所謂齊萬物以爲首其風

竅然惡可而言注逆風所動之聲疏竊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

是非風教竊然隨時過去何可畱其聖述執而言之也疏竊又火麥反向郭云逆風聲

惡可音常反人不見觀疏不順民望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

之稱其瞻望也疏不聚觀一本作不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旣斷也疏旣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

無圭角也疏旣斷無圭角也一本無斷字疏旣斷無圭角也雖復立法而旣斷

反又五丁管反郭云旣斷無圭角也一本無斷字疏旣斷無圭角也一本無斷字疏旣斷無圭角也

免於非注遞是也疏其所言爲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疏

遞于鬼反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注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是也疏

失道所以爲不知疏雖復智尚虛忘以無心爲道而未得圖照故不知也疏

不失去道所以爲不知疏雖復智尚虛忘以無心爲道而未得圖照故不知也疏

賞有聞者也注但不至也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眞而志尚知略

有聞之也疏古愛以本爲精以物爲粗疏食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分故清廉虛淡絕待獨立而

精神道無不在疏姓尹反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疏姓尹

自古有之也疏闕尹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姓李名耳字

名嘉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爲之闕尹也姓李名耳字

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應故闕

無爲之風而疏闕尹老聃即尹喜也或老子也甘反即老子也

悅愛之也疏闕尹云尹喜字公度老聃爲喜著書十九篇

俞樾曰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闕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闕吏

或以尹喜爲姓名失之又按釋文云老子爲喜著書十九篇考

老子一書漢志有鄭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

說六篇未聞有十九篇之說呂覽不二篇闕尹貴清高注闕尹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建

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經之名他書所未見也

之以常無有注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

自建也。主之以太一。注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

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爲稱，言

而爲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凝常無物爲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爲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

勢敗其道術也。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疏表外也，以圓明爲實，智內德也。

釋文以濡如充反，謙下反。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

无居。

注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物用此在己而修

其身形物自著。

注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萬物委任

也。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疏若響反。

疏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忘無也。

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漏，故閭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

疏是謂同原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

遂以此清虛無爲而爲德者。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疏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忘無也。

疏易忽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

疏物各自守其分。

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英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也。尚勝自顯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

谿谷也。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

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唯柔謙下退靜，所以長

道之樞機，故爲字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

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

已獨取後。

疏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疏之垢音人皆

取實。

疏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害。

疏貪資也。

已獨取虛。

注 守 沖泊以待羣實

疏 守冲泊反

步各无藏也故有餘

注

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 藏積也知足守分歸而不積故有餘

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

注

餘注獨立自足之謂疏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

在物至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釋文歸

去執反又去類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注 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

注

反本或作魏

疏 費損也夫達道之人

田立不貸之圃從容閑雅終不損己

注

爲於物耳以此爲行而養其身也

疏文不費芳味

反 无爲也而

注

笑巧注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

於工倕也

疏 率性而動淳朴無爲嗤

注

釋文蜘蛛音

疏 知蜘蛛音工倕音

注

皆求福已獨曲全

疏 始知求福不能處福唯

注 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已足曰

注

苟免於咎

疏 咎福也俗人愚迷所爲封

注 但知求福不能處福唯

大聖虛懷委曲隨物

疏 全生道且免災殃

注 以深元爲德之本

注

五故無軟

疏 如充反本或作濡音同

注 進躁無崖爲

注

銳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

疏 作臥

注 常寬容於物

注

綱疏文去甚起呂

疏 去甚泰也

疏 以深元爲德之本

注

逆則雖水氣無軟也至順則全逆逆則毀

疏 斯正理也

注 退己謙和故寬

注

分故不侵可謂至極

疏 尊其性也

疏 退己謙和故寬

注

創於人也可謂至極

疏 尊其性也

疏 退己謙和故寬

注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疏 任化也

疏 以人生爲晝夜故將

注

常注隨物也

疏 妙本無形故寂漠也

疏 元嘉本漠音子古之

注

疏 隨物化故無常也

疏 以人生爲晝夜故將

疏 以人生爲晝夜故將

注

故其神明在矣。釋文死與音餘下同。莊平何之忽乎何適注無意趣也。疏自無情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釋文芒乎莫剛反下同。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注故都任置疏未嘗離道何處歸根。

包羅庶物囊括宇內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同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態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注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疏謬虛也。

謬虛也

荒唐廣天也。恣縱猶放任也。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

元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繙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

謂廣大無域畔者也

黨和亦混俗釋文謬悠謂若忘於荒唐謂廣大無域畔者也未嘗猶介也。

情實者也

荒唐慶藩案無端崖猶無垠

謂廣大無域畔者也

鄂也淮南原道篇無垠鄂之門許注垠鄂鍔縣翻云端崖也。

謂廣大無域畔者也

觀效懶高注無形狀也說文土部垠地垠也楚辭王注垠

謂廣大無域畔者也

岸崖也文選甘泉賦

丁蕩反徐救蕩反

盧文弨曰

觭音

李善注郭璞壠也今書時恣縱而不儻有不字疏鑄音

徐起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注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與也。疏莊語猶大言也字內黔黎沈滯閭同獨咸溝於小辨未可與說大言也疏鑄音

並如字郭云莊莊周也一云莊正也一本作壯側亮反端大也。處藩案莊壯古音義通用逸周書謚法篇兵甲亟作曰莊徵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莊之言壯也楚辭遠游精粹而始壯與行鄉陽爲韻詩酈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禮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天下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皆其明證。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疏卮言不定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況至言而耆艾之談體多眞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釋文以卮音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注其是也。

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眞精之智運謙和顥物釋文不敖反五報倪音不譴是非注已無是非故恣物固不驕矜疏揚其書雖瓊瑋而連朴无傷也注還與物合故無

責故能混世揚其書雖瓊瑋而連朴无傷也注還與物合故無波處於塵俗也。疏瓊瑋宏壯也連朴和混也莊子之書釋文瓊古同瓊瑋瓊瑋傷也疏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疏瓊古同瓊瑋瓊瑋

奇特連猝本亦作猝同芳袁反又音難又敷晚反李云皆宛也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其實不一其言也諭詭猶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諭詭滑稽甚可觀聞也疏參初林反差初宜辭雖參差而諭詭可觀注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疏參差者或虛或實反諭詭尺叔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注多所有也疏已止也彼所著窮故不止極也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爲友故能混囊無實富瞻無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疏翻開也宏大也閑通真宗調適上達元道也釋文而辟婢亦深閑音調疏言此莊書雖復諭詭而應機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解釋物情莫之先也疏而機來感已終不覲而捨之也釋文不覲音悅徐始鏡反又救外反芒昧乎未之盡者注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

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爲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末窮其趣也釋文汪汪烏黃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末窮其趣也釋文汪汪烏黃尺允駁引司馬云踏駁曰外外乖也駁色雜不同也釋文闕藩又案舛駁當作踏駁又引司馬此注作踏駁淮南倣真篇二者代謝舛駁說山篇分流舛駁任鑑刪泥論篇見聞舛駁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不中仲疏外差殊也駁雜舛駁是其證舛駁謂舛也釋文惠施施惠五車尺舛反舛駁是其證舛駁謂舛也

文麻古厯字本亦作厯物之意分別厯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釋文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疏司馬云無外不可一無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也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疏

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釋文无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與有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

司馬云物言形爲有形之外爲無無形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

地卑山與澤平

疏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魯物云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

李云以地

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爲小卽其義也

釋文天與地卑如字又山與澤平李云比天則地

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卑天地皆卑天也皆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側

視也居西者呼爲中處東者呼爲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爲死死者以生爲死日旣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吳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爲前後始終無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也

釋文

李云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

釋文

大同而

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同體異分

故曰小同異死生禍福寒暑晝夜動靜變化眾辨莫同異之至

也眾異同於一物同之至也則萬物之同異一矣若堅白無不合無不離也若火含陰水含陽火中之陰異於水水中之陽異

於火然則水異於火火異於火至異異所同至同同所異故曰

大同

南方無窮而有窮

疏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

不窮物窮與物相盡也只爲無厚故不

釋文

南方無窮而有窮

司馬云四方無窮也李云四方無窮故無四方上下皆不能處

其窮會有窮耳一云知四方之無窮是以無無窮無窮也形不

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

不窮物知與物相盡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也

今曰適越而昔來

智之適物物之適智形有所止

而昔來可也

釋文今日適越而昔來智有所行智有所守形有所從

故形智往來相爲逆旅也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

重影無窮萬物入於一智而智無間萬物入於一物而物無朕

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豈有今哉旣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

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外也遠而思親者往也病而思親者來也智在物爲物物在智爲智司馬云彼日

猶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吳與越人交相見矣
盧文弨曰今書眡作睌案眡與瞬同睌訓目精義皆不合以當

作眡兆連環可解也疏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

釋文連環可解也司馬云夫物盡於形形盡之外則非物也連環所貫貢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

兩環不相貫則雖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疏燕

越二邦相去迢遞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爲天中者也

司馬云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無方故所

在爲中循環無端

司馬云反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爲最

並生故釋文汜芳劍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李云日月可觀而且同體也

反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爲最

瞻之別合於一人一人之別合於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疏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疏萬物與我爲一故汜愛之二儀與我

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釋文樂之音卵有毛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

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不爲雞則生

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鳶肩蜂目寄感之

楊注引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不爲雞則生

分也龍顏虎喙威靈之氣也神以引明氣以成質質之所剋如

卵屬明暗之懸以晝夜性相近習相遠則性之明遠有習於生

有毛可也釋文明有毛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

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

足可名爲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

盧文弨曰遠舊作逮今書作遠從之慶藩案荀子不苟篇

也視釋文爲略雞足既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

州之內於宇宙之中未萬中之一分也故舉天下者以喻盡而

名大夫非太若各指其所有而言其未足雖郢方千里亦可有

天下大可以爲羊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也

可呼大爲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拙人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李云九

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釋文郢有天下北七十里李云九

地方千里何妨卽天下者耶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李云九

而行故曰三足也郢有天下疏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

今雞雖兩足須神

疏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

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

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釋文大可以爲羊

司馬云名以名物而

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爲羊則大可以名羊

非物也大羊之名非

者曰璞周人謂鼠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

釋文馬有卵

李云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

卵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

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釋文馬有卵

李云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

無分於鳥馬也

丁子有尾疏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無

體非無非無尙得稱無

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釋文丁子有尾

李云夫萬物無定形形

爲尾世人爲右行曲波爲尾今丁

火不熱疏

火熱水冷起自物

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釋文火不熱

司馬云木生於水火生於木木以

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

火而寒熱相兼無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水冷是偏舉也偏

舉則水熱火寒可也一云猶金木加於人有楚痛楚痛發於人

而金木非楚痛也如處火之鳥火生之蟲則火

不熱也

盧文弨曰舊處火作處水譌今改正

山出口疏山本又作跡地司馬云地

山名出自人口在山

釋文山出口

司馬云形聲氣色合而成為

既爾萬法皆然也

律呂以聲兼形元黃以色兼

質呼於一山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輪不蹕地疏

大車之運動

於耳形與聲並行是山猶有口也

輪不蹕地

輪轉不停前

迹已過後塗未至徐卻前後更無蹕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蹕

於地也猶筆論云旋風偃竚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剽

鼓而不動日月厯天而不

釋文輪不蹕女展反

地平輪圓則

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

釋文目不見

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司馬云水中視魚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魚之濡鱗非

曝鱗異於曝鱗則視濡也光之曜形異於不曜則視見於曜形

非見形也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明有假也所以見者明

也目不假光而後明無以見光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

指不至

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

釋文指不至至不

至至不絕疏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

絕不絕也一云指之取火以鉗刺鼠以雉故假於物指是不至

也

龜長於蛇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

釋文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

俞樾曰此卽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之

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疏夫規圓知方其來久矣而名

不可以爲圓疏

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釋文

矩不方規

如銳反司馬云鑿枘異質合爲一形鑿積

枘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枘入鑿中本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鑿不圍枘疏

鑿者

曹報

不圍枘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嶷然不

(疏動是知世閒卽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

意豪微雖遷不轉釋文飛鳥之景音未嘗動也

司馬云鳥之蔽水

所謂物不遷者也

光猶魚之蔽水

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生光

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徒也

鑿矢之疾而有不行不

止之時疏影既不蹠不動鑿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

絲其中亦有過去

未來見在之者也

鑿子木反郭音族徐朱角反三蒼云矢

鑿也慶藩案鑿郭音族非也鑿爲

鑿字之誤侯隸書作矯字形相似故鑿矢之字多誤爲鑿赫爾雅金鑿

均周官司弓矢曰鈇矢鐵矢攻工記矢人曰鑿矢三分鑿跡均周官司弓矢曰鈇矢鐵矢攻工記矢人曰鑿矢三分鑿跡均周官司弓矢曰鈇矢鐵矢攻工記矢人曰鑿矢三分鑿跡均周官司弓矢曰鈇矢鐵矢攻工記矢人曰鑿矢三分鑿跡

矯矢之誤侯隸書作矯字形相似故鑿矢之字多誤爲鑿赫爾雅金鑿

箭也故知鑿爲鑿之誤也

矯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司馬云狗非大疏

云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遲勢分明者行疾目明無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矢疾而有間者中有止也質薄而可離中

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

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

司馬云狗非大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

墨子曰狗大也然狗非犬也

釋文狗非大名名實合則彼所謂

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

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

司馬云狗非大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

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

音牛三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

形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

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

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

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與釋文小異

白狗黑疏

青形色皆

空欲反執情故

釋文白狗黑司馬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

指白爲黑也

司馬云牛馬以二爲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

梨形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慶藩案文

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

司馬云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

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

則自徇黑目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疏

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半逮乎後夕五十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

釋文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

之義耶立則母名去也母嘗爲駒之母故

孤駒未嘗有母一本無之捶章藁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

也本亦無此句一尺一宗之捶反

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

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

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

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釋文桓團名徐徒九

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斯卒歲無復窮已

反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疏縱茲元辯形節人心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嘗

極體也惠子口用分別之知其人評之獨將一己與天地殊異

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於此俞樾曰與人之辯義不可

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而衍之字極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

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曰氏猶略也成其極也猶云此其略也上

文卵有毛雞三釋文其極丁計

足以以下皆是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疏

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平莊生加

之口談最賢於眾豈似諸人直辯而已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

而无術疏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眞道而言其壯者猶獨

也壯釋文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施唯以

雷霆之故疏住在南方姓黃名練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

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致問問二儀長久

風雨雷霆動靜釋文倚人藩案倚當爲奇倚人異人也王逸注

所發起何端緒釋文倚人本或作倚同紀宜反李云異也慶

九章云奇異也倚從奇聲故古字倚與奇通也易說卦傳參天

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據杜子春曰奇讀爲

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卽秦

輪也字或作蹠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蹠楊注蹠

謂不齊也不齊卽異之義黃練音了李而不墜直類霆音廷

也執蹠蹠轍轍轍人黃練反云賢人也不墜反

挺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

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疏

萬物根由並擣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能者也

釋文偏爲干僞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

羣物出眾爲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弱化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隩也

釋文隩鳥報反李云深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蚕一茧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疏

物之中尙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精貴道節意近眞慤而論之良未可也

釋文愈貴羊主反李云自

於道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疏

卒終也不能用此元道以自安甯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惜乎惠施之才

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讐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注昔吾未覲莊子嘗聞論者爭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

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采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

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

國體致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

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

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疏駘放也痛惜

道放蕩辭辯不得眞原駢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

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寫以索

眞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遁影釋文駘李音
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驘殆

驘者放也
放蕩不得

也慶藩案文襄謝元暉直中書省詩注引司馬云駘蕩猶放散也釋文闕

悲夫

符論者

力困

較音

評音不中丁仲或俗本亦作其思息嗣

不邪似嗟

好事呼報反

病反或俗同勸同其思息嗣不邪似嗟好事呼報反

子亥之

余

注論其大體眞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歎嘗梁之塗說余亦晚覩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豪染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衰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荅曰夫不失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生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發有辭之敘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盧文弨曰案不失二字疑衍文神宋本作伸又下列斯文於後世舊脫後字今補又從事發有辭之敘今書發作展

莊子集釋卷十下終

思賢書局校刊

